

## 去清华的路

廖再毅

1983年第一次去清华大学时，我还是一个懵懂的毛头小子。当时怀揣着一百多元的巨款，从老家宜昌出发，和几位到武汉读大学的高中同学一起，坐宜汉火车到武昌。同学们很快就被他们的迎新站接走，我拎着大大小小的包，找到去北京的候车室，在一个角落里的空地上坐下来，开始了八小时的等待。

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在高考一个星期之前，我去宜昌二中附近的儿童公园散步，想调节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。这段时间里，常感到难于专注学习，睡不好觉，所以就独自逃离学校，来到这个儿童乐园，想要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。天下着小雨，花儿开得灿烂，游人稀少，我开心地沿着竹林里的小路漫步，突然脚下剧烈地刺痛，抬脚一看，原来是一根生锈的铁钉子，穿过凉鞋扎进了右脚。我把它拔下来，鲜血不住地流。剧烈的疼痛让我跌坐到湿漉漉的地上，心想这下玩儿砸了，高考可怎么办？！后来提到这件事，朋友们都说我应该去医院打破伤风针，可是当时我什么也不懂，一跛一跛地走回宿舍，躺下就呼呼大睡。一觉醒来，头昏眼花，知道自己病了。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高考前一天，才开始有点好转。

好在第二天开始考试的时候，我完全恢复了健康。神奇的是，三天考试完结后，我马上又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，浑身奇痒而无药可治。在痛苦中度过了一个多月，偶得一赤脚医生的偏方，一副药就痊愈。

这时我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。全家都开开心心的，老实巴交的父母认为一定是老祖宗保佑，第一时间去爷爷的坟前点亮长明灯。年迈的奶奶虽然并不完全理解考上大学意味着什么，也是特

别开心。

高兴之余，父母开始为钱发愁。东借西凑地买够了去北寒之地的衣服被褥后，父亲把剩余的一百三十元钱全部交给母亲，让她帮着缝在衣服里。奶奶把我拽到一边，颤颤巍巍地把一个折成方块的手绢递给我，好像她给我的是无价之宝，可以保佑我平安。

我坐在地上，看着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，心里担心着未来，不知自己踏上的是怎样的旅途。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。等我被嘈杂的声音吵醒，已经快到上车的时间了。千辛万苦地挤进车厢，根本没有座位，一路站着到了北京。走出北京站那长长的出站口时，我居然还是活力十足。身上背着坛坛罐罐，跟着我一起，欢天喜地地走进了北京美丽的初秋。

十二年后，当我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秋色依然，人却经历了风雨，少了初来时候的纯朴率性。

这些年，我一共四次带中国课堂到访自己的母校。奇怪每次从五道口往清华东门走的时候，都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。想起当初在校园里枯燥的生活里，如何向往日后完成学业，投奔社会的美丽生活；想起在离开的时候，是何等的如释重负，有如鸟归山林。现在想起来，其实这些年，何曾真正忘记过自己在清华园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呢？四季轮回中青春的疑惑和蠢动，斗转星移里理想的挣扎和狂热，我们一点一点地从纯净变得模糊，从模糊变得朦胧，从朦胧变得现实。

克雷顿是一个很正直的学生，父亲是德国人，母亲是苏格兰人。他们一家居住在多伦多往东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上，靠近安大略湖。我去过那个安静的小镇，景色迷人。难怪克雷顿性格里有一种难得的沉稳和宽容。在2008年的中国

课堂期间，他是最可靠的帮手。

我和克雷顿他们几个一起往东门走着。我注意到所有的学生都有说有笑。这是个天色晴朗的日子，我们要去我以前学习的系里做一天的学术交流。我的同窗兼好友杨教授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学生活动。心里非常期望，又有点紧张。毕竟这是我1994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。

一路所见的高档现代化楼宇所在之地，当初都还是农田。记得我时常从实验室跑出来，喜欢在这里闲逛，因为有农村的味道。一看见聚在一起聊天的老头老太太，我就会凑上去，坐在他们旁边，静静地听他们讲地道的北京土话。

在东大门和主楼之间，是一片草坪。和在加拿大不同，这些草坪都被矮栅栏围护着，严禁人上去踩踏。此刻有一群农民工模样的妇女正在里面，蹲着用手一棵一棵地拔杂草。她们身后整洁漂亮的绿草坪，与她们前面的杂草丛生，形成了鲜明有趣的对比。

离约定开始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我就召集学生，围在主楼前的空地上，准备给他们讲点儿我以前在这里的生活。他们看上去都迫不及待。

一出北京站口，就看见了清华大学的迎新站。高年级的同学非常尽责地把我这个乡巴佬送到在停车场等候的校车。叮叮咣咣把自己的东西放好，坐下的同时我深深地出了口气。现在稳妥了，不会出什么问题了。算起来，从离开窑湾老家开始，我已经在路上折腾了四十多个小时了。奶奶和父母，一定还在为我担心。就这样让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十六七岁的孩子自己跑那么远，唉！可是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！

我注意到车里坐着的新生大多数是男生。他们和那些接新生的高年级学生一样，多数都戴着眼镜。像我这样没戴眼镜的学生，当然惭愧自己没有像他们那样努力学习，连眼睛都没用坏。

天快黑了，我们那辆车才装满新同学。汽车驶过北京城方方正正的街

道，从新街口开始，就在市区与农村之间交替穿行。至今还记得，当我看到中关村的街牌和周遭黑乎乎农村时，心想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我分明闻到了稻花的香味。

如今，这里已经在短短三十年以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农田是早已消失了。现代化的大都市已经拓展到比清华园更遥远的乡村了。

第一次全校的新生活活动，就是在我们此刻站立的地方开始的。两千多名新生一大早在此集合，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席遗容。大家都很兴奋，我自然也毫不例外。在当晚给父母的家信里，我这样描写了自己坐在车里的感受：“我们全班31个同学，都坐在一辆车里。我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我的同学，我发现他们都非常阳光，充满自信。谈起话来都机智过人。我估计他们都比我聪明很多，所以我还得加把劲儿。”

克雷顿显然对我当时的感觉如同身受。在走向建筑技术系楼的路上，他对我说：“我刚上大学时，也对自己极度缺乏自信，花了好长时间才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转变。”

在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交流会上，克雷顿代表加方学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项目。虽然只是初步展开了他的研究，但他表达的内容还是非常严谨的。看着他自信地回答提问，我知道，他的大学和一年的研究生生活，是很成功的。



China Studio 2008

第一年的元旦节，我们全班同学第一次举行班会活动。因为是空气调节工程专业的83年新生，按照清华大学的传统，我们这个由24个男生和7个女士组成的小班，就被称作“空三班”，有的同学淘气，把三写成潦草的3字，就变成了“空了班”。

在这次班会上，我们在空调实验室的大会议室里包饺子。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饺子的味道，但大家在一起的开心和坦承，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温暖的甘甜味道，从来不曾忘记。在一张合影里，我开心大笑的脸，比怀里抱着的气球还大。可惜，慢慢地，我变得不会如此开怀了，生活的现实让自己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和初心。交流结束后，我带着自己的学生故地重游，看着他们开心地听我讲的故事，心里不禁浮现出当年那个爱笑的小伙子的模样。

第三次带学生回清华，也赶上了一个晴朗的好天气。热能系馆前面的银杏树，枝盛叶茂，一如当年。我站在系馆门前的石台阶上，触景生情，学生们被我感动，纷纷跑过来与我合影。后来整理相片时，可惜没有找到当年毕业时在此拍的一张照片。不然的话，把它和现在的照片放在一起，一定又有意思又有意义。

去年十一月底，我回清华找我的老师办点事。办完事后时间还早，就给同窗好友田哥发了一个短信，问他是否有时间小聚。不想他立马回复说可以。问我在那里，我站在东门外的十字路口，没头没脑地回答说，我在清华西门。他让我等着，二十分钟就到。

由于我的糊涂，我们一个多小时才碰上头。他和夫人去台湾旅行回来，今天早上才下飞机。我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早知道就不打扰了。”他开着夫人的Mini Cooper，显得很局促，爷们儿地说：“廖再，跟我还客气。”

只叫名字的前两个字，是清华大学流行的做法，表达亲密无间的哥们儿情谊。

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坐下，点了地道的北京涮羊肉。小酒上来，哥俩边喝边聊，其乐融融。

回多伦多后，我把之前站在北京站前过街天桥上写的一首诗《早安，北京》用微信发给田哥，

不久就得到他的回复：“早安，北京！泪奔！”

### 早安，北京

清凉在初夏的黎明，  
流连永定河畔的宁静。  
垂柳轻抚困顿的睡眠，  
朝霞灿烂着露珠的晨影。  
如果你在那里绽放，  
晨曦会融化心中的寒冰。  
美丽的紫色蝴蝶，  
会落满红色的风亭。

冷风吹响悬鱼的忧伤风铃，  
叹息着花儿破败的河滨。  
尘土碎石的孤独花径，  
寂寞是古铜色的泥泞。  
如果你在那里绽放，  
晨曦会融化心中的寒冰。  
美丽的紫色蝴蝶，  
会落满红色的风亭。

### 早安，北京！

放下行囊我张开翅膀，  
放下尊严我撕碎心情。  
在绝望的红尘中等待，  
等待你在那里绽放，  
打破窒息的安宁。

早安啊，黎明的北京。  
放下怀念我梳理束缚，  
放下理想我湿润双眼。  
在希望的红尘中等待，  
等待你在那里绽放，  
打破窒息的安宁。

### 早安，北京！

早安啊，黎明的北京！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1983级校友）